

今天晚上開始在居士林講《無量壽經》，這是我在一生當中第十次講演這部經。前幾天也給大家報告過，這一次的講席特別著重在將經教落實在生活上，也就是信、解、行、證這四科我們採取行、證的講法，幫助念佛的同修們在這一生當中，我們要真正取得往生不退成佛，我們這一生就沒有白來，這一生這才真正過得有意義、有價值。同學們從中國遠道來參學，希望大家認真努力來學習，我們自然會盡心盡力幫助每個同學。可是修學成功與失敗，關鍵還是在自己。

佛法是智慧的，是理性不是感情用事。諸位都讀過《楞嚴經》，佛在楞嚴會上告訴我們，在末法時期，「法弱魔強」，又明顯的告訴我們，在這個時代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」，如果沒有慧、沒有理智，決定不能逃過魔掌。魔在幹什麼？魔在專門破壞佛法，專門叫人退轉，叫人退心，魔是幹這個。佛是幫助你精進，我們要有能力辨別。善友聚會，這是佛法，這是希有難逢的因緣，彼此在一起，無論時間的長短，這種薰陶也真像經上講的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因緣，決定不能夠錯過。

現場的學習跟聽錄像帶、錄音帶，差得很遠。我這一次在澳洲，澳洲過去停留的時間都很短，跟大家講幾場開示而已，沒講過經，他們都是看錄像帶，這次去的時間稍微長一點，講《無量壽經》講了二品。同修們來告訴我，聽錄像帶跟現場的感受完全不相同，這是正確的。所以我們親近善知識，除非是極不得已，絕不離開一步。世尊當年在世，這一千二百五十人為什麼叫常隨眾？這是做出模範來給我們看，不離開老師、不離開同學，長時間的薰習，他當

然一生成就。這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緣。

根性差一點、鈍一點沒有關係，要時間長，他才能成就。可惜我們的培訓班時間很短，只有三、四個月。這麼短的期間當中，你要能夠成就，完全在你的信心願行，真誠、懇切、恭敬、精進不懈，得到三寶的加持，也能有不思議的效果。印光大師講得好，「一分誠敬就有一分的利益，十分誠敬就十分的利益」，我們上跟諸佛菩薩感應，下與一切眾生感應，都靠一個誠敬。古人所謂「不誠無物」，沒有誠敬心，什麼都談不上。誠於中，內心真誠，敬人、敬事、敬物，沒有一樣不成就的。

我年輕的時候，歡喜親近善知識。年輕人都喜歡到遊樂場去遊玩。我們自己本身是清寒出身，我一家四口，靠著父親的工作，他一天不工作，我們一天就沒飯吃。我們家裡沒有產業、沒有土地、沒有房子，所以解放之後，我們是真正的無產階級，得到政府的照顧，這是怎麼想都想不到的。所以政府，我聽我母親告訴我，分給我們土地、分給我們房子，我弟弟一直培養到大學畢業，這是我們想不到的。所以出身是非常非常辛苦，艱辛！這樣才逼著非勤學不可。所以年輕好玩，我們不敢去玩，盡可能找空閒時間親近善知識。善知識到哪裡去找？就到處打聽，著名的教授，我都想盡方法親近他，我跟方東美先生，方東美先生當時在台灣，這是哲學界的頂尖人物，他不但是在我們國家出名，他是全世界權威的學者。我只知道他是世界很有名的哲學家，其他的底細我都不甚詳細。我寫信給他，我寫了一篇文章寄給他看，說明我很想跟他學習、很想聽他的課，旁聽他的課程。我這個信寄出去之後，一個星期之後，他回一封信來，約我到他家裡見面，我依照約定的日期去拜訪他，我們見面總算是很有緣分，他收了我這個學生，而且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不讓我到學校去聽課，叫我每一個星期天到他家裡去，單獨給我上

課。到以後他死的時候，在追悼會當中秦孝儀，那時候是台灣博物院的院長，報告他一生的行誼，我才曉得他是蔣介石先生的老師。如果當年我要知道這個關係，我碰都不敢碰，誰敢去碰他。我跟他二十多年，幾乎每一個月我們都會有二、三次在一塊聚會，從來沒有提過一句，蔣介石是他的學生，蔣經國也是他的學生。在中國毛主席是他的老友。他在年輕的時候，可能這個歷史你們都不曉得，在民國初年他們組「中國少年協會」，這些人物都是少年協會的人，都是裡面的成員，國民黨、共產黨裡面的高層都是裡頭的成員，所以他們從小就在一起。我們到學佛之後很久才知道，他為什麼不讓我到學校去旁聽？到學校旁聽他省很多事情，單獨撥出時間來教我，一個星期二個小時課，在他家裡一個小客廳。憑什麼他這麼作法？憑我們一點真誠，這感動老師。一個好的老師，遇到這樣的學生不會放過。

這個作法就是我中國古來所講的師承，跟一個老師學。我到學校去聽課，必然會認識很多老師、會認識很多同學，接觸人多，聽多、看多，思想就複雜，就被污染。所以我跟方先生真的是一張白紙，一絲毫污染都沒有，又肯聽話，完全接受他的教誨，依教奉行，我能夠百分之百遵守老師的教誡，這個是做學生的條件。我們那個時候生活非常清苦，對老師沒有一分錢的供養，我跟章嘉大師有時候談話談到中午吃飯的時候，章嘉大師還請我吃飯，我沒有供養過他，他供養我。我遇到這三個老師，章嘉大師、李炳南老居士，都是這樣真誠對待我。我沒有辜負他們，我傳他們的法。我們今天能把淨宗弘揚到全世界，全世界今天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念阿彌陀佛，總有幾千萬人，把他們的修學發揚光大，我們盡到報恩的責任。

過去黃念祖老居士，我們在這個世間是唯一的知音，我們見面無比的歡喜，真正是同心、同德、同願、同行。我跟他沒見面之前

，在國內弘揚這一部經，他一個人；在海外弘揚這一部經，也只有我一個人。沒有同參，見面之後無比的歡喜，我們完全走的是一條路、一個方向，所以他的大經解寫成之後，要我給他寫篇序文。我在台灣印了十幾萬冊，向全世界介紹。

可是諸位要知道，魔的力量很大，比佛的氣勢要高，處處要障礙佛法的流通，總是阻撓真正發願好學的人，謠言毀謗時有所聞。我跟方先生，有人毀謗方先生，「方先生學問不錯，德行沒有」。從哪裡講起？方先生是安徽桐城人，跟我同鄉，他小時候在家鄉有一個元配的夫人，訂了婚，他到國外去留學，以後這個婚約解除了，在外國認識以後這個太太結婚，「缺德，沒有德行！」我們要是受了這動搖不就完了。章嘉大師，我們佛門講「政治和尚」，那個人怎麼能跟他學？李炳南老居士，「跟這個太太跟那又個有什麼關係」，我聽多了，我清楚，這些人叫什麼？叫我離開不要去學，把我糟蹋掉、毀掉。所以我們自己要有定、要有慧；要有定就是不聽謠言。知道這些東西把我拉回去，我今天走佛道，他要把我拉到三途，拉到地獄、畜生，叫我去幹這個。我有慧看得清楚，有定絕不為所動，不管你怎麼說法，我覺得他有學問，真正可以教我，你教我離開他，你能不能教我？你不能。最後損失是誰的？我自己的損失，我怎麼會去上當。

我們讀《漢書》，這《漢書》是非常有名的例子，陳平是漢朝的宰相，這人真的有才華。有人向漢高祖告狀說：「陳平是一個才華不錯，沒有品德。」什麼事情？跟他的嫂嫂不乾不淨，這歷史上有，陳平盜嫂。漢高祖說：「我今天用人才，不用品德」，大家沒話說。亂世打天下的時候，才第一，品德其次，所以漢高祖一樣重用他，不為所動，漢高祖得這個人的幫助，能安定天下。如果聽信那個謠言不信他，這麼樣的人才可惜掉了，他要幫助別人，那是自

己一個最大的障礙。所以人沒有智慧不能辨別是非得失，最後的損失是自己，自己吃虧上當。人哪有十全十美的？哪有百分之百令一切眾生滿意的？佛都做不到。今天謗佛的人有多少？佛都受人毀謗，何況這些善知識！我們要沒有這一點定慧，你的學術不可能有成就。

我這一生最幸運的，親近真正的善知識，沒有走迂迴的路子，我自己的信心堅定，不為所動，任何的謠言，我都不為所動。在台灣那個時候，我親近懺雲法師時間多，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懺雲法師非常後悔，「這麼一個大善知識，我們沒有能親近他」。聽了什麼？聽了人家說他是政治和尚，你說多可惜。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火化的時候，燒出舍利一萬多顆，大粒的像黃豆那麼大的二千多顆，小粒的像綠豆，還小的像芝麻，一萬多舍利。那個時候台灣佛教界沒有一個人敢講話，你們誰走了以後能夠留下這麼多東西給人看？我們中國古諺說「蓋棺論定」。一個人的善惡是非，很難說！

尤其在這個時代，佛經裡面講的，許許多多佛菩薩在這個世間教化眾生，大權示現，你怎麼會認識？肉眼凡夫任意毀謗，造作無量無邊的罪業，動機無非是嫉妒，爭權奪利，用心在此地。看到別人好，嫉妒心；由嫉妒變成瞋恚，變成種種不正常手段來障礙、來阻止、來破壞。所以我們自己的姿勢儘量要低，儘可能避免別人造這些惡業。他們造這些惡業，雖然對我們自己沒有妨礙，我們也不忍心看到他墮阿鼻地獄。他實在要走這個路子，那也就沒有法子，我們總是以悲憫、憐憫的眼光去看他。所以自己儘可能避免一些嫌疑，叫人家少造口業。別人要爭利，利給他；要爭錢，錢給他。要什麼統統給你，不必用這些手段，你要什麼統統給你，世間假的不是真的，我們清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所以身心清淨。

上一個學期，給我驗血的這個醫生南生的姊姊，木源居士告訴

我，她往生了，我非常驚訝！去年，她待人很好非常真誠，一點的跡象都看不出來，怎麼一下就走了，人命無常！這才幾天的事情，我聽到很難過，但是木源告訴我往生情形非常殊勝。

有什麼好爭執？萬緣放下，一心為佛法、為眾生、為社會，無量功德為什麼不去修？為什麼要造這些業？世間人真的是愚痴，盲目的追求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。仔細去想想，你眼前有沒有得到？得不到！《般若經》上講得那麼清楚，三心不可得，萬法緣生，當體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能得所得都不可得，為什麼要去打妄想？為什麼要去造惡業？

話再說回來，我們出家發心到這裡修學，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把佛法學好，勸導一切眾生斷惡修善，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勸導大家念佛求生淨土，這才是真正的圓滿。佛法教學最後的目標就在此地。

我們開《華嚴》的課程，《華嚴》古人說就是大本《阿彌陀經》，也可以說是《阿彌陀經》的細說，《阿彌陀經》的廣說。《無量壽經》、《彌陀經》就是《華嚴經》的略說。我們仔細去研讀《無量壽經》跟小本《彌陀經》，其中所說的義理、方法、境界，確實跟《華嚴經》沒有兩樣。